

扬

州

丛

刻

扬

州

丛

刻

揚州十日記 江都 王秀楚 記

揚州 陳恆和書林刻

乙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鎮史可法從白洋河失守踉蹌奔揚州閉城禦敵至廿四日未破城前禁門之內各有兵守予住宅新城東楊姓將守焉吏卒碁置予宅寓有二卒左右隣舍亦然踐踏無所不至供給日費錢千餘將不能繼不得已其謀爲主者觴予更謬爲恭敬酬好漸洽主者喜誠卒稍遠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娛軍暇是夕邀予飲滿擬縱歡忽督鎮以寸紙至主者覽之色變遽登城予眾亦散

去

越次早督鎮牌諭至內有一人當之不累百姓之語

聞者莫不感泣又傳巡軍小捷人人加額焉午後有

姻氏自瓜洲來避興平伯逃兵

興平伯高傑也督鎮檄之出城遠避

予

婦緣久別相見唏噓而大兵入城之語已有一二爲

予言者予急出詢諸人或曰靖南侯黃得功援兵至

旋觀城上守城者尙嚴整再至市上人言淘淘披髮

跣足者繼塵而至問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對忽數十

騎自北而南奔騰狼狽勢如波湧中擁一人則督鎮

也蓋奔東城外兵逼近不能出欲奔南關故由此是

時始知敵兵入城無疑矣突有一騎自南而北撒韁
緩步仰面哀號馬前二卒依依轡首不捨至今猶然
在目恨未傳其姓字也騎稍遠守城丁紛紛下竄棄
冑拋戈并有碎首折脛者迴視城櫓已一空矣先是
督鎮以城狹砲不得展城梁設一板前置城徑後接
民居使有餘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畢敵兵操弧先
登者白刃亂下守城兵民互相擁擠前路逼塞皆奔
所置木板匍匐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卽傾
人如落葉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皆作劒
戟相擊聲又如雨雹挾彈鏗然鎗然四響不絕屋中

人惶駭而出不知所爲而堂室內外深至寢闥皆守
城兵民緣屋下者惶惶覓隙潛匿主人弗能呵止外
廂比屋閉戶人煙屏息予廳後面城牆從窗隙外覩
見城上兵循南而西步武嚴整淋雨亦不少紊疑爲
節制之師心稍定忽叩門聲急則隣人相約共迎王
師設案焚香示不敢抗予知事已不濟如此然不能
拂眾議姑連應曰唯唯於是改換服色引領而待良
久不至予復至後窗窺城上則隊伍稍疎或行或止
俄見有擁婦女雜行其間服飾皆揚俗予始大駭還
語婦曰兵入城倘有不測爾當自裁婦曰諾有金若

予付汝收藏我輩休想復生人世矣涕泣交下盡出
金付予值鄉人進急呼曰至矣至矣予趨出望北來
數騎皆按轡徐行遇迎王師者卽俯首若有所語是
時人自爲守往來不通雖相違咫尺而聲息莫聞迨
稍近始知爲逐戶索金也然意頗不奢稍有所得卽
置不問或有不應雖操刀相向尙不及人後乃知有
捐金萬兩
相獻而卒受斃
者揚人導之也次及予門一騎獨指予呼後騎曰爲
我索此藍衣者後騎方舍轡而予已飛遁矣後騎遂
棄余上馬去予心計曰我粗服類鄉人何獨欲予予
弟至予兄亦至因同謀曰此居左右皆富賈彼亦將

富賈視我奈何遂急從僻逕托伯兄弟扶婦女冒雨
至仲兄宅仲兄宅在何家坟後肘腋皆窶貧居也予
獨留後以觀動靜俄而伯兄至曰中衢血濺矣留此
待予伯仲生死一處亦可不恨也予遂奉先人神主
偕兄至仲兄宅當其時兩兄一弟一嫂一姪又一婦
一子二外姨一內弟同避仲兄家天漸暮大兵殺人
聲已徹門外因乘屋暫避雨下尤甚數人共擁一毡
絲髮皆濕透門外哀痛之聲悚耳懾魄延至夜靜乃
敢扳簷下屋敲火炊食城中四週火起近者十餘處
遠者不計其數赤光相映如霞電爍爍聲轟耳不絕

隱隱又聞擊楚聲哀風淒切慘不可狀飯熟相顧驚
憂淚下不能下箸亦不能設一謀予婦取前金碎之
分爲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帶內皆有婦又覓一
破衲舊履爲分換訖遂張目達旦是夜也有鳥在空
中如笙篴聲又如小兒啼哭聲如在人首不遠詢諸
人皆聞之廿六日頃之火勢稍息天亦漸明復乘高
升屋躲避已有十數人伏天溝內忽東廂一人緣墻
直上一卒持刃隨之追躡如飛望見予眾隨舍所追
而奔予予惶迫卽下竄兄繼之弟又繼之走百餘步
而後止自此遂與婦子相失不復知其生死矣諸黠

卒恐避匿者多給眾人以安民符節不誅匿者競出從之共集至五六十婦女參半兄謂余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終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羣勢眾則易避卽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當是時方寸已亂更不知何爲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與就之領此者三滿足也搜予兄弟金皆盡獨遺予未搜忽來婦人內有呼予者視之乃余友朱書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髮露肉足深入泥中沒脛一妾猶抱一女卒鞭而擲之泥中旋即驅走一卒提刀前導一卒橫槩後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逸逸數十人如驅牛

羊稍不前卽加捶撻或卽殺之諸婦女長索繫頸纍
纍如貫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覩馬
蹄或籍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行過一溝一池堆
尸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爲五色塘爲之平
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從其後門直入屋宇
深邃處處皆有積尸予意此間是我死所矣乃委迤
達前戶出街復至一宅爲西商喬承望之室卽三卒
窠穴也入門已有一卒拘數婦女揀拾箱籠綵緞如
山見三卒至大笑卽驅予輩數十人至後廳留諸婦
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婦人製衣婦本

郡人濃抹麗妝鮮衣華飾指揮言笑欣然有得色每
遇好物卽向卒乞取曲盡媚態不以爲恥卒嘗謂人
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
中國無恥至此嗚呼此中國之所以亂也三卒將婦
女盡解濕衣自表至裏自頂至踵并令製衣婦人相
修短量寬窄易以鮮新而諸婦女因威逼不已遂至
裸體不能掩蓋羞澁欲死者又不待言也換衣畢乃
擁諸婦女飲酒食肉無所不爲不顧廉恥一卒忽橫
刀躍起疾呼向後曰蠻子來近前數人已被縛吾伯
兄與焉仲兄曰勢已至此夫復何言急持子手前予

弟亦隨之是時被執男子共五十餘人提刀一呼魂魄皆喪無一人敢動者予隨伯兄出廳見外面殺人眾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縛忽心動若有神助潛身一遁復至後廳而五十餘人不知也廳後宅西房尙存諸老婦不能躲避穿至後面盡收駝馬不能踰走心愈急遂俯就駝馬腹下厯數駝馬腹匍匐而出若驚駝馬稍一舉足卽成泥矣又厯宅數層皆無路走惟旁有衙可通後門而衙門已有長鍊釘錮予復由後衙至前聞前堂殺人聲愈惶怖無策回顧左側有厨中四人蓋亦被執治庖者予求收入使得參

司火掌汲之役倖或苟免四人峻拒曰我四人點而役者也使再點而增入必疑有詐禍必及我予哀求不已乃更大怒欲執予赴外予乃出心益急視堦前有架架上有甕去屋不遠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甕而身已傾仆蓋甕中虛而用力猛故也無可奈何仍急趨旁衙門兩手捧錐搖撼百度終莫能動擊以石則响達外庭恐覺不得已又復搖撼指破血流錐忽動盡力一拔錐已在握急掣門戾戾木樅也濡雨而漲其堅塞倍于錐予迫甚但力取戾戾不能出而門樞忽折扉傾垣頽聲如雷震予急聳身飛越亦不知力

之何來也疾趨後門出卽爲城脚時兵騎充斥前進不能卽于喬宅左隣後門挨身而入凡可避處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後至前凡五進皆如是直至大門已臨通衢兵丁往來絡繹不絕人以爲危地而棄之予乃急入得一榻榻顛有仰頂因緣柱登之屈身而匿喘息方定忽聞隔牆吾弟哀號聲又聞舉刀砍擊聲凡三擊遂寂然少間復聞仲兄哀懇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取獻一擊復寂然予時神已離舍心若焚膏眼枯無淚腸結欲斷不復自主也旋有卒挾一婦人直入欲宿此榻婦不肯強而後可婦曰此地近

市不可居予幾不免焉頃之卒仍挾婦人而去室有
仰屏似蓆爲之不勝人然緣之可以及樑予以兩手
扳樑行條而上足托駝梁下有席蔽中黑如漆仍有
兵至以矛上搗知是空虛料無人在上予始得竟日
未遇兵然在下被刃者又不知幾何人街前每數騎
過必有數十男婦哀號隨其後是日雖不雨亦無日
色不知旦暮久之軍騎稍疎左右惟聞人聲悲泣思
吾弟兄已傷其半伯兄亦未卜存亡予婦予子不知
何處欲踪跡之或得一見乃附梁徐下躡足至前街
街中人首相枕籍天暝莫辨爲誰俯戶遍呼無應者

遙見南首數火炬蜂擁而來予急避之循郭走城下
積尸礙步數跌復起每有所驚卽仆地如僵尸久之
得達小路路人昏夜互觸相驚駭大街上舉火照耀
如白日自酉至亥方及兄家宅門閉不敢遽擊俄聞
婦人聲知爲吾嫂始輕擊應門者卽予婦也大兄已
先返吾婦子俱在予與伯兄哭然猶未敢遽告仲兄
季弟之被殺也嫂詢予予依違答之予詢婦何以免
婦曰方卒之追逐也子先奔眾人繼之獨遺我我抱
彭兒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踢傷足亦臥焉卒持我二
人至一室屋中男婦幾十人皆魚貫而縛因囑我于